

风物

古井镜

彭 玲

古井映着一方天，天中有微风拂柳、月笼薄云，有鸡声茅店、风雨飘舟。

古井 600 多岁了，看尽世间万象，练就缄默不言品性，只把幽深的水波，化为一面铜镜，折射四季的光阴流转。

古井紧傍小村，曰油坊口，几十户人家，全都姓霍。霍家一群人，披星戴月，由山西高平县而来。他们选中运河弯畔，南北通衢，水陆两便。择地而居，垒屋挖井成了头等大事。那时候，水生旺盛，用不着掘地三尺，水汨汨流淌，砌上砖壁，围上井沿，一口井由此诞生。

一弯隙地，小村偃井而活，开荒种禾，笼起烟火。小小渡口，连接运河两岸，小舟相系，农人往来，村子虽小，可也容得下颠簸人生。

井的故事，就这样从明永乐年间开始。

井是宝井，一村人赖此维生，取走多少，生出多少，从不见水少。晨昏早晚，荷锄而归的农人，早起挑水的柴夫，相聚于此，是小村的热闹。贩夫走卒，南船北马，水陆咽喉，商贸往来，在此地喝茶聚饮聊天，是运河带来的生机。

水盈如镜，照得见春衫一角，也照得见鬓发苍髯，汲水的人们，对着镜子不经意一瞥，沉沉心事就跌落到水中。

天外风雪，旗帜猎猎，于井，只

传奇

刀劈疤痢眼

崔治营

在大运河泊头段，河东岸有一个小村子叫十二里口，村西头大柳树下有一个场院，这是村里的把式房。师傅姓徐，40 来岁，豹头环眼，黑髯赛针，他习练的是八极拳，一招一式刚健有力、虎虎生风。

有道是“拳不离手”，徐师傅不管三九还是三伏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拳耍剑，拳脚落到大柳树身上“嘣啪”作响。全村的人听到声音都陆续起床，女的留在家里烧火做饭，男的则聚到大柳树下，和徐师傅一块儿耍刀弄棒。

这天凌晨，徐师傅打扫好场子，站到大柳树下闭目凝神气沉丹田，刚要起武，忽然听到大运河岸传来凌乱的脚步声。他赶紧拿起一根白蜡杆子，一个鹞子翻身上了房顶。徐师傅圆睁虎目，只见一队挑着膏药旗的日本兵直向村子扑来。来到家门口，几个家伙拿枪托就“咣咣”地砸门，砸开门后就满院子发疯，逮鸡捉狗，轰猪牵羊，徐师傅那个气呀，这不是强盗吗？就又一个鹞子翻身落到俩鬼子面前，抡起白蜡杆子打去，俩家伙未吭出一声，“扑腾”一个狗吃屎，全趴那儿了。

闻讯赶来的十几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将徐师傅围在中心。徐师傅毫无惧色，闪展腾挪，一条白蜡杆忽而泰山压顶，忽而蛟龙出洞，忽而金蛇摆尾，打得日本鬼子“叽里哇啦”乱叫。听到动静村民有的拿木棍，有的拿铁锨，有的拿铁叉，大家将鬼子兵好一顿臭揍。

后续的鬼子恼羞成怒，架起了机关枪，牵来了大狼狗，将十二里口所有村民都驱赶到徐师傅的场院里，然后用长绳铁丝十个二十个地串在一起，再用枪托将大家驱赶到运河边上。一个挎着指挥刀的疤痢眼鬼子官“呜哩哇啦”叫唤了一通，机关枪就瞄准了手无寸铁的乡亲们。

文讯

肖靖小说《鹤骨笛》被《文摘周刊》连载

本报讯（记者高海涛）8月5日出版的《文摘周刊》故事版，选载了7月29日《沧州日报》运河人家版首发的肖靖小说《鹤骨笛》。《文摘周刊》是安徽省唯一一张综合性文摘报，由安徽日报社主办。

是流动的云翳。它日里馈赠甘泉，夜听运河涛声，世人的百般忙碌、百般叹息，也沉沉地糅进了井里。

运河三季皆忙，燕、赵、秦、晋、齐、梁、江淮之货，日夜商贩而南。蜜海、闽广、豫章、楚、瓯越、新安之货，日夜商贩而北。税官盐商、河工纤夫、运丁水手，各色人等，往来杂沓，或志得意满，或风霜欺身，皆在一饮一啄间，在井镜中留下流年碎影。

也有怀才抱德、韬光养晦的文人秀士，走得累了，过来讨口水喝。坐于茶棚之内，怀想奔波劳苦，口中喃喃而念，可怜南北意不就，二十起家今白头。水镜照着他苍黄的容颜，不过一瞥，白云已抱日光移转，秀士飘萍万里无踪。

那一日，风涛乱滚，云阴罩野。船长惊晚泊舟，在村妇手中购得公鸡，以鸡血滴在船面，又在舱门插上几根鸡毛。甲板上摆上荤素菜肴，酒、茶、油、盐亦各置一杯。船长跪下，扑通扑通三个响头，两手高举，口中虔诚诵念。水手们大声敲锣，燃鞭焚香。船长将酒肉抛到河里，剩余菜品，水手们分食一尽，遂胆气豪壮，鼓帆起去。船远去了，那锣声、鞭声却在井里嗡嗡不绝。

那一日，大风凛凛，雨雾迷蒙，河南漕船暂泊油坊口。浩浩船队，500 余只，兵弁数百押运，首尾不见，壮观难述。忽儿雨转冰花，琼英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徐师傅运气挣开绑绳，一个后滚翻，跳进运河里，鬼子连忙朝河里射击，徐师傅踩着水在水下逃远了。

全村 200 多口人，除了徐师傅，都遇难了，鲜血染红了大运河河水。

躲过此劫的徐师傅钢牙咬得“咯嘣”响，那个疤痢眼在他心里眼里扎下了根。

1945 年 8 月，日本鬼子成了强弩之末，驻泊头的鬼子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，垂头丧气地向我渤海军区某部递交了投降书。

军区某部徐团长带领部队去接受泊头鬼子的投降仪式。部队来到十二里口村西的大运河河畔，徐团长对着激湍的运河水脱帽致哀。

鬼子军官疤痢眼狗急跳墙，企图玩个鱼死网破，在缴械时突然率部对我军发起攻击。徐团长沉着应战，眼睛里和细小的枪口里喷射着复仇之火，许多日本兵被这两道火焰灼痛了，灼醒了，相继退出战斗，将枪支扔到一边。

徐团长一跃而起，猛虎一般扑向仍负隅顽抗的疤痢眼，疤痢眼抬手一枪，徐团长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低头一看，腹部鲜血染透了军衣，肠子流了出来。徐团长咬紧牙关，将肠子塞回肚子，一手捂住伤口，一手持枪搜寻目标，疤痢眼被徐团长的壮举吓呆了，不敢再顽抗，转身就跑。

徐团长不顾伤痛，纵身追赶，老鹰捉小鸡一般将疤痢眼擒获。疤痢眼哆嗦着喊饶命，徐团长豹子一般红了眼睛，将疤痢眼拉到运河边乡亲们死难的地方，一刀将疤痢眼劈为两半，紧接着徐团长自己由于失血过多，山一样倒下了。

当年徐师傅的把式房场院里大柳树下矗起了一座高大新坟，墓碑上镌刻着苍劲的隶书大字：徐团长之墓。

飞舞，兵弁登渡而至，买肉买酒买炭买米，随即闻舱中笑语晏晏，酬酢声喧。夜过风停雪止，扬帆之声，起锚之声不断，浩荡粮船相接而去，宛若水龙游动。云帆片影，逶迤而逝，唯留水声哗然。

又一日，茶棚中商贾私语，原来官船夹带私货土产，沿路售卖。井镜照出纓帽一角，团花袍一件，但闻两人查对货物，窃窃而语。一人云：苏木一捆，紫草二篓，藕粉一桶，香芹两包，银株六箱，黄丹二包，枝圆四大箱……另一人执笔小记，某码头上货多少，出货多少，每货赚得多少。井听在耳中，不禁微哂。若是夹带酱菜、皮毛、宫花、柿干、山参诸物，必是漕船南返。有人守岸看货，询价争竞，也有人偷偷在小码头寻得私盐贩子，带些私盐上船，交易皆喑喑暗语，可如何瞒得过沧桑老井之耳。

老井涵纳天地之气，睹城头变换王旗，波澜微漾，铜镜如墙，从不曾破碎开裂。

又一日，两老者汲水闲话，一者云：南有黄飞鸿，北有霍元甲，当真不假。那霍先生拳打西洋拳师，脚踢东洋武士，威震香江，真乃我霍家好几孙。另一老者声音更加亢奋：世讥我国为病夫国，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，愿与天下健者一试。听听，霍先生这一语是如何顶天立地，真大长我国人志气。

两老者眉目飞舞，镜中映布衣蓝襟。古井听老者语，始知此村霍家一族，竟出铜筋铁骨之后辈，虽眼中只有一角云天，也不由得胸阔数尺，暗流涌动。

此后但闻麦场上拳脚之风更劲，棍棒相交之声更烈，人人以霍先生为楷模，油坊口尚武之风肆意蔓延，连

村口全卤面招牌也香飘益远。

古井看遍风景，从不曾轻叹一声。从诞生那天起，悲欢皆为解饮，耳听目睹，皆与风生水起有关。它掐算了所有日月，料得到兵革终去，祸患终除，却未曾想到，运河有干涸的一天，天光云影也有无法驻留的一日。

先是无船无帆无影，然后是一角天变了颜色，从琉璃色变成了香灰色，又从香灰色变成了黄砂色。

沙尘暴从北而来，从西而来，从四面而来，劈头盖脸。

从来都是水从南而来，从西而来，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淹不倒屋，溺毙众生——澎湃的水，竟变成了汹涌的沙尘，古井惊得闭上了眼睛。

古井里的水不再汨汨流淌，仿佛被吸干了血脉。

三年大旱，五年大旱，七年大旱，小河干了，大河干了，有河皆干，有水皆染，从水灾到旱灾，从天灾到人祸，仿佛就是一眨眼的事。

汲水的人们，在井边排起了长队，人们望井兴叹，让村人饮用了数百年的甘泉，已灌不满水缸。清淤、挖深，皆不济事。人们舍古井而去，先是真空井，后是深机井，苦也好，咸也好，蚀骨销喉也好，有水即宝。

古井成了废物，被弃置一旁。为防人畜跌扑，上面严严地盖了木板。

那一晚，古井悲泣莫名，失了铜镜，连一线的天光云影也不再有。一口气闷在心里，数百年的光阴从此决别。

500 年，沧海桑田，桑田沧海，古井从未有过如此的枯肠百转。世界发生了怎样的裂变，令骄阳燃火，湮泊消隐，九河断流，草木喊渴？

树荆棘得刺，树桃李得荫。原来金山银山，从来抵不得绿水青山。原

来花柳生芽，百禽鸣舞，都离不开水波涟漪。

纵是公路铁路航空代替了舳舻相衔，纵是马达轰鸣代替了马耕牛犁，没有水的照拂又如何生得一米一粟？

古井死了，记忆亦随风而散。世事攘攘，渴水的现实鞭打奔逐的灵魄。

要水，要绿，要蓝天，云起四海，雾生江南，长江水上天入地，万里奔赴京冀。退耕还林，治污清毒，栽花种草，封井育泉，千金难买的山青水秀，又一点点铺陈画卷。

日月轮转，不记得今昔是何年，忽一日，嚤嚤脚步声响起，盖板揭开，一线阳光重新投身井内。井畔有人探身，继而惊喜连连——井里有水了。

古井睁开了眼，魂聚于光，古井又托起一面圆镜。

惶怍之间，鸟声进来，流云进来，花影进来。村民闻声而至，武术公园里的游客闻声而至，惊喜之声四起，呀，600 多岁的古井又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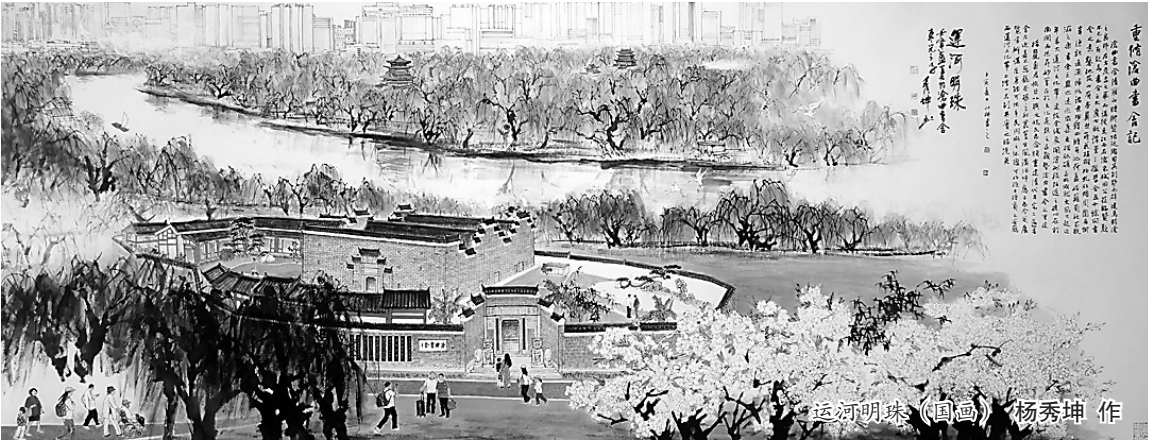
夜色深沉，村人散净，风吹古井，鸣鸟有声，似哭，似笑，似倾诉——要有水，要有水，一水活而万物生……万涛回应，草木点头，水镜映着星月，星月齐齐洒落。

游人在古井掬一捧甘甜，浓荫匝地，笑颜入镜。

镜子照见岁月深幽、世事翻覆、得失成败、洪旱无常。古井成了岁月的教科书，成了道法自然、和谐共生的见证。

运河的古今，小村的转折，霍家拳的传说，全卤面的非遗味……那是历史的底板，也是镜子收纳的故事种种。

你想听吗？你来听吧。北斗指路，坐标运河——河北省，东光县，油坊口村。



行走

秋到南运河

李雨生

立秋那天，依然闷热。直到 20 点 29 分，奇迹并未出现。

次日清晨，打开窗户，一股久违的凉风立刻吹了进来。沉沉的大河，在阴云笼罩之下，似乎变得更加得苍茫古朴。清风吹皱河水，吹去了多日的暑热。随后，就是“噼里啪啦”的雨滴落下。好一个欢畅淋漓秋雨，虽不瑟瑟，但却透满了力道。我真的庆幸，在南运河边，迎来了这个秋天的第一场风和第一场雨。

南运河的秋韵，不仅仅有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，也不仅仅有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萧条，而且还有孕育怒放生命的力量。就在我脚下的这片被誉为“百年花卉之乡”的中北镇土地上，就蕴含着一场盛大的花事。灿若金子的菊花；迎风飘香的力量“晚香玉”；霸气无比、酷似龙骨的“霸王鞭”以及上千种的奇花异草，都将用一场斑斓的花朵之约，给南运河的秋天带来一个浪漫的情调。除此，还有漫洼野地里的苞谷，饱穗垂首的晚稻，挂满枝头

的苹果、鸭梨、山楂、大枣等，都将到了收获的季节。南运河的秋天，其实就是一曲丰收的乐章。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，从播种到收获，都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。个中，不知饱含着多少辛苦的汗水和劳作的坚韧，饱含着多少悲喜欢乐和酸甜苦辣。

南运河的初秋魅力四射。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全线补水以来，南运河的水就更加丰盛和充沛。躲在岸边金穗槐的枝叶下，任凭秋雨滴落在头发和身上，却没有丝毫的沮丧，只有兴奋的惬意。此刻的南运河已升腾起一片雾气。水已经凉了下來，静了下来。河堤上一排排的垂柳，正把枝条努力地伸向河面，似乎在尽力亲吻着秋天清新的滋润。三三两两的垂钓者，不顾雨滴飘洒，依然支起渔竿，撒开大网，开始了他们的渔猎操作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出现，才使南运河变得生动起来，如一幅精彩的水墨画，逐渐清晰在我的头脑中。

理论上，到了立秋就进入了

秋天。其实，到目前为止，天气尚还在中伏里。也就是说，真正意义上的秋天，还需要静待忍耐。那种飒飒的清凉，还需要我们再翘首以盼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还是不希望夏天就这样匆匆而过。尽管南运河两岸现在仍然是绿色的世界，但我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树叶就会变得黄

里透红，青草就会衰败萎靡；到了白露的时候，寒凝露，露行霜，四下里的树木就会在秋风中摇曳；露珠在清晨和傍晚就会湿润田埂；阳光虽然还光鲜明亮，却不再炙痛皮肤。此时，生命就会进入到又一个轮回之中。我珍惜夏天，虽然它很荼毒，但它的确是生命旺盛的彰显。有些恋恋不舍，刚刚与荷莲邂逅，却又要和黄花相逢。秋天就如同一个女人，走过了青涩，走过了浪漫，一下就进入了丰腴、成熟的年纪。这也是女人最迷人的年龄段，更是秋天诗一般的芳华。我晓得，过了秋天，我就会在秋水长天里飘飘荡荡，磕磕绊绊地寻找另一个春天的开始，周而复始。

每次来到南运河边，都会感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，这条汇集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大河，这一浓缩华夏文明的活化石，正在嬗变。

留下来陪我

趁夏天深绿

趁看客们急赴另一场蜻蜓花事

让我们彼此

安静地抒情

你完全

不用担心错过花期

结不结果儿

味道

运河果子香

张耀胜

在东光运河码头要想站住脚，你得有绝活。那张家果子有绝活吗？你先端盘香喷喷的果子吃着，喝碗鲜香的豆浆，看张三爷给你露一手。

他眼角眉梢都挂着喷香的笑。他双手在醒好的面粉上翻飞，面杖擀成长条，两手一抻，让阳光在面条上跳跃，再滑入烧热的香油锅中，面条在热油中膨起一色金黄。油条飘飘荡荡，像运河里的一叶扁舟荡来。他用一尺多长的筷子如双桨摇摆，那故事打着旋往你耳朵里钻。

张三爷这一摇一荡，荡出了乾隆爷下江南的龙舟。龙舟行至霞口行宫，天色已晚，停泊就寝。次日，皇帝醒来后要吃早点，问纪晓岚：“东光有何风味美食？”

纪晓岚回道：“京杭运河千里长，唯有张家果子香。”乾隆皇帝闻听大悦，便吩咐护卫军进城买张家香油果子。

乾隆皇帝一见金黄色的果子，咬一口酥脆喷香，豆浆鲜香可口。传御膳房的大厨要按张家的配方炸制。从此祖传秘方传到宫里。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三爷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日本鬼子占领东光城后，俺就停火倒灶关门了。”

我见他面沉似水，忙问：“为啥？”他眼圈红了。难地道说：“俺老家大高台村，有 34 名村民被鬼子用刺刀捅了，活活烧死在猪圈里，其中有俺父亲和叔叔人烧焦了，我恨不能把小鬼子用油锅炸了，为报仇雪恨，我就连夜收拾摊子回了老家。”

三爷眼里汪着泪说：“俺回村后，秘密加入了县第三区委党组织，成了一名地下交通员。根据党组织安排，为摸清敌情，俺含悲忍痛又担着一口锅，挑进了县城。在十字街，又支起炉灶重新开张。”

我喝着豆浆问：“摸到敌情了吗？”

三爷端着一盘果子，送到我对桌，接着说了起来。

那天，俺得到情报后，来到桥上接头，望运河像喝醉似的，摇摇晃晃地扭出九曲十八弯。正眺望着，有一只大手伸过来，轻轻拍了拍俺的肩膀。回头一看，是孙区长（第一区区长孙振华）。

孙区长问：“带果子来了吗？”

俺低声说：“今十二里村的人面粉没送来，听说被狗咬腿了。”

孙振华闻听，立即率领一区队赶到十二里埋伏。催款征粮的鬼子和汉奸误以为遭到傅继泽主力部队的包围，跨马逃回县城。这场伏击虽小，只打死一名鬼子，缴获一支大枪，却给了这群豺狼又一次震慑。

来吃果子的人谈论伏击的事，俺炸着果子，窃笑。又听说傅继泽司令员率兵要解放县城，俺心里像锅里的热油乐开了花。

1946 年 2 月 5 日，城里一片寂静。预示着总攻马上开始。俺没等太阳快睡醒，就把豆浆煮开了，光果子就炸了百十斤面的。俺悄悄通知城里民兵队员和居民们免费吃饱喝足，待发起总攻后好有劲里应外合，共同消灭困在城里的敌人。

一声炮响，轰开了北城门。八路军在炮火和军号声中，队伍像洪水般涌进城门。俺号召前来吃果子的人们，纷纷抄起打狗棍，加入到队伍中，俺掏出手枪率先冲向鬼子的营地。

县城解放了。俺乐颠颠地抄起扁担，挂上水桶，又朝大运河走去。俺挑来两桶清澈的运河水，特意和面炸香油果子，煮好豆浆招待欢庆胜利的军民。

傅继泽司令员吃着香油果子说：“南征北战几十年，这是我吃到的最香的果子。”他让勤务员马上付钱。俺说：“傅司令啊，这果子俺分文不收，这三天凡来吃果子的都免费。不过俺有个请求，您得答应俺。”傅司令一愣，问：“什么请求？”

俺把在锅前拿筷子夹果子的儿子拽过来来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不是天天喊着要去参军吗，傅司令就在眼前，快给首长鞠个躬。”

傅司令一看小伙子身材魁梧、体格健壮，问：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小子脸一红说：“19 了。”

傅司令点点头。又问俺：“你舍得让孩子跟着走？”

“俺已把炸果子的手艺都传给他了。让他到部队上给官兵们炸果子去，也是俺多年的心愿。”

傅司令激动地拉着俺的手说：“我听孙振华说过，你是第三区委的交通员。我答应了。”

俺的愿望实现了。高兴得俺手舞足蹈，手中切面的刀在面板上欢快地伴奏。打那时起，俺把秘方传给了部队，也传给了运河两岸的人们。